



蜀鑑卷第十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為唐深患其憂不特以蜀也
天寶初分天下為十道劍南節度西抗
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軍屯十三
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
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德元年以西爨蠻弘遠為昆州刺史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晉
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

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
爨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
明珠隋末爨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
為奴唐高祖即位以子弘達為昆州刺
史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
遣使招喻其部落皆來降。曲州即漢
朱提郡升麻在漢建寧郡唐為郎州靖
州在曲州之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昆彌即漢之昆明也以西洱河為境即

葉榆河也雋州治中吉弘緯道南寧至
其國說之來降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
遠民患之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
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
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
刺史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悅
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正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蠻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詔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為牂州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詔可

正觀二十二年西泐河大首領楊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尚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數十姓趙楊李董為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躋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以十二月為歲首雋州大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泐河天竺道可通也太宗以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首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

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衆感悅西泐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竒兵自雋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還大首領楊同外楊劔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

貞觀二十三年擊西蠻蠻開青蛉弄棟為縣

蠻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於是內屬以其地為傍望覽止求五州隸郎州

都督泉蠻地與青蛉弄棟接亦隸郎州高宗永徽元年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禿磨蒲等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言正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州常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泐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川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

安之教許之

永徽六年雋州道摠管曹繼叔破胡叢顯
養東魯等蠻於斜山拔千餘城

顯慶元年西洱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內
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黎盤
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為姚川總管將兵討

叛蠻昆明蠻內附

置殷敦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劍
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
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羗為鄉導攻陷
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
吐蕃吐蕃盡據羊同黨項及諸羗之地
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隣天竺諸胡之
盛莫與為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瑩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羗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為雅州邊羗自國初已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

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路以事西羗得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盛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尪劣

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
生西羗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
為戎矣既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內附

天授中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
蠻至是永昌蠻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

附

聖歷元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罷戍姚州
不報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

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
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
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監布之稅甲兵
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
以隸雋州歲時朝勤同之蕃國瀘南諸
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
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為姚雋道討擊使虜以鐵絙居登

梁漾濞二水通西徼蠻築城戍之九徵
毀緬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雋蠻及攻御史李知古
殺之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
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
郡蠻怨怒蠻首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
是姚雋路絕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立

道討之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
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
拔昆明及監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
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
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
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

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為高要尉而死。安戎城在今茂州見上注蒲婆嶺一名蓬婆嶺

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

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爨東南

屬交趾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

際黔巫王都羊苴徐嗟切彌嗟城先有

六詔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

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強

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

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

脅服群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

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城距龍尾

城十里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之大和

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發

關中兵救之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

悉委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

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兼瓊為節度使
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
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
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
救之吐蕃引去安戎改為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
鮮于仲通討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仲
通性徧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
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

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怨發兵
反陷雲南取夷州王十二仲通將兵八
萬討南詔分二道出戎雋州至曲靖州
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因
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
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歛戰
尸築為京觀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
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
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
唐之故

天寶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
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
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
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
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
萬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雋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
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尋傳與驃

皆蠻名驃在南詔國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
陝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陷
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
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
亦入於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
蕃南鄙兵七萬拔當徇城又拔監川城
大曆十二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
崔寧擊破之又大破之於望漢城

大曆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追擊於大渡河

南詔異年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萬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坭一侵黎雅扣邛徠關口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

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年尋惧築羊苴咩城延表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年尋請內附初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及異年尋為王以

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年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年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韋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令臯先作邊將書以喻之微觀其趣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見

異年尋未敢自遣使先追其東蠻鬼王

驃旁且等入見且獻黃金丹砂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韋臯令其屬崔佐時隨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亦在異年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意異年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遂與佐時盟沈載書於西洱水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

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使
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遣雲南遣兵二
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臯遣黎
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
蕃於清溪關外○會川屬雋州即盧峰
關清溪關亦在雋州

貞元五年韋臯將兵擊吐蕃於臺登谷復
雋州

雋州邛部臺登之間有勿鄧蠻勿鄧南
七十里有兩林蠻皆謂之東蠻勿鄧苴

夢衝為大鬼主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
大鬼主苴那時乞兵於韋臯以攻吐蕃
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
溪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
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為營苴那時戰
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臈城二節度
軍於北谷斬首二千級盡復雋州之境
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臯以兵
召至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韋臯攻吐蕃維川獲其大將論

贊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羗蠻來降雲南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

詔加韋臯押近界羗蠻及西山八國使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五千人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訖且請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以來臣事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煩役重未嘗不一日思為唐臣也其後韋臯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素滋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

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
笛工歌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
孫孫盡忠於唐

胡氏曰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訖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
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
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
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
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強然後不召患於
藩籬之外矣

韋臯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
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
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屬海北南
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間南詔歸唐
有內附心異年尋遣使楊加明詣韋臯
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是於
臯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近嵩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雋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雋州韋臯與異牟尋發兵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臯大破吐蕃於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救韋臯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臯遣兵二萬分出九道攻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大破吐蕃於雅州轉戰千里攻城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

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莽執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於瀘水

韋臯屯重兵於雋州振西瀘吐蕃路吐蕃謀以兵襲南詔以八萬人圍雋州臯命部將武免等屯雋州約南詔有急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先欲攻東蠻臯報雋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東蠻庸敢

懷貳乎免按兵雋州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間誘頻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等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雋州患未艾也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異牟尋既死子尋閣勸立尋閣勸死子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為弄棟王嵯顛所殺嵯顛遂專國政於是西川節度使

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戍卒反為鄉導襲雋戎二州又陷邛州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郭釗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顛自為軍殿及大渡水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嵯

顛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以誅虐帥即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土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司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計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羗三千燒十三橋檣

西戎腹心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

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會昌初德裕為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

臣初到西蜀外楊國威內葭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涉險阨自頭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酌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荅

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
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
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魄各加褒贈詔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後大中初杜悰
復取維州。維州令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
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
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
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
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

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
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
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
矣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
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
不二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
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
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取我故地乃
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
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

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
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
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
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
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辯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禦侮柔遠城
德裕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
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
右其部落衆寡饋饘遠邇曲折咸具乃
召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偽盡

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加人於
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又
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
戰謂之雄邊子弟摠十一軍築仗義城
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
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
復邛徠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
制歲抄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眉道陽
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
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

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十人而還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元在成都亦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惱懼德裕奏

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邠者蠻寇已迫元穎始捕市人為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

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
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
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
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道
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
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
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
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
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
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

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
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
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
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
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
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臯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
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
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

利於賜與所從僣人寢多杜悰奏減其
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
首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

播州

懿宗咸通二年南詔攻陷邕州寇雋州

杜悰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食簡寡未
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
南詔寇雋州遂不行

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歿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咸通九年建定邊軍於邛州以李師望為
節度使

鳳翔少尹左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
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
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
廷從之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
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
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
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

蜀鑑 卷十 三十一
纜六百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
求功遂殺之朝廷徵師望以竇滂代之
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
邊已困矣是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
入雋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
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入
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休
源川竇滂遣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

歿十二月蠻詐為我敗卒至江岸呼船
以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
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
寺與嘉州對岸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
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竇滂單騎宵
遁冉榮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去
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於亂兵之
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
爭走入成都所占地不過一席計雨則
戴盜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登

而飲之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
 魯共脩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
 眉州耽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
 止只擊雅懷進軍新津盧耽遣使告急
 于朝以紓一朝之患朝廷命支詳為宣
 諭通知使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遣人負
 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
 信蠻謂君王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
 耽遣王晝至漢州詞援軍時與元六千
 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四

千人自尊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王
 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與
 蠻戰不利退竇漢州竇滂欲西川陷沒
 以分其責每款留官軍不使遽進二月
 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
 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蠻
 斂兵約和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
 軍將至洋謂蠻使曰受詔約和今雲南
 乃圍成都則與曩日異矣且朝廷所以
 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初

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
甲弩臯使匠徃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
精利朝廷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
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復至新都
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
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
軍呼聲震野蠻步騎數萬復至宋威以
二千人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二
十里蠻遣其臣楊足詣支詳請和亦依

違谷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仙
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顏慶復始教
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
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
徠關節度使高駢追至大渡河大破之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
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
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
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

攻景復景復陽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繼遂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徠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門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去駢

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發廊坊等兵並乞勒還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徠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築成都羅城周五十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駢又遣僧景先說南詔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

俗尚浮屠故遣景先往驛信果迎拜信受其言。沐源川嘉州接蠻境分兩路川在東南路清溪關在雋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德立請和許之首龍嗣位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謚景莊皇帝子德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

宣歙數軍餘減十七朝廷既許南詔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督爽蠻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嚕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鄭略盧携共議携欲和親略不可携怒拂衣起甌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分兵八百人戍

蜀鑑 卷十 三
桂州約三年一代觀察使崔彥曾性嚴
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戍桂州者已六
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
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
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趙可立等
作亂都將王仲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
為主朝廷討之數年乃定黃巢於是繼
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
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

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
已而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徃棄市則是
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於
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北之戍黃巢
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蠱
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
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
國之亡蠻夷常為資是以聖王不重外
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

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多事彼故不知三代聖王之盛德遠慮也南夷在蜀徼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龍言之漢之官吏足以厭服之至于武侯而南征四郡深入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特藉其資以給軍用而已王業偏安不得已也然天威所臨至于今能使之褫魄喪胆北面厥角不幸而為永嘉李氏

竊據縱獠於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患於是乎慘至唐而鮮于仲通奪國喪師蠢爾小醜遽有輕中國之心三八蜀境而亂華之患與西戎北狄等惟我

藝祖遠法三代玉斧畫河不貪其土而蜀於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封圻壹是皆以砥礪廉隅為安邊之本孰謂其不行於蠻貊哉雖百世而無南夷之憂可也

蜀鑑卷第十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易坎卦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
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
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
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
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
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
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
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伊傳

天非險者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
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
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
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
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
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
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
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
大矣哉之意也

白雲郭氏易說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
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
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
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
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關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

國也武侯曰善

通鑑周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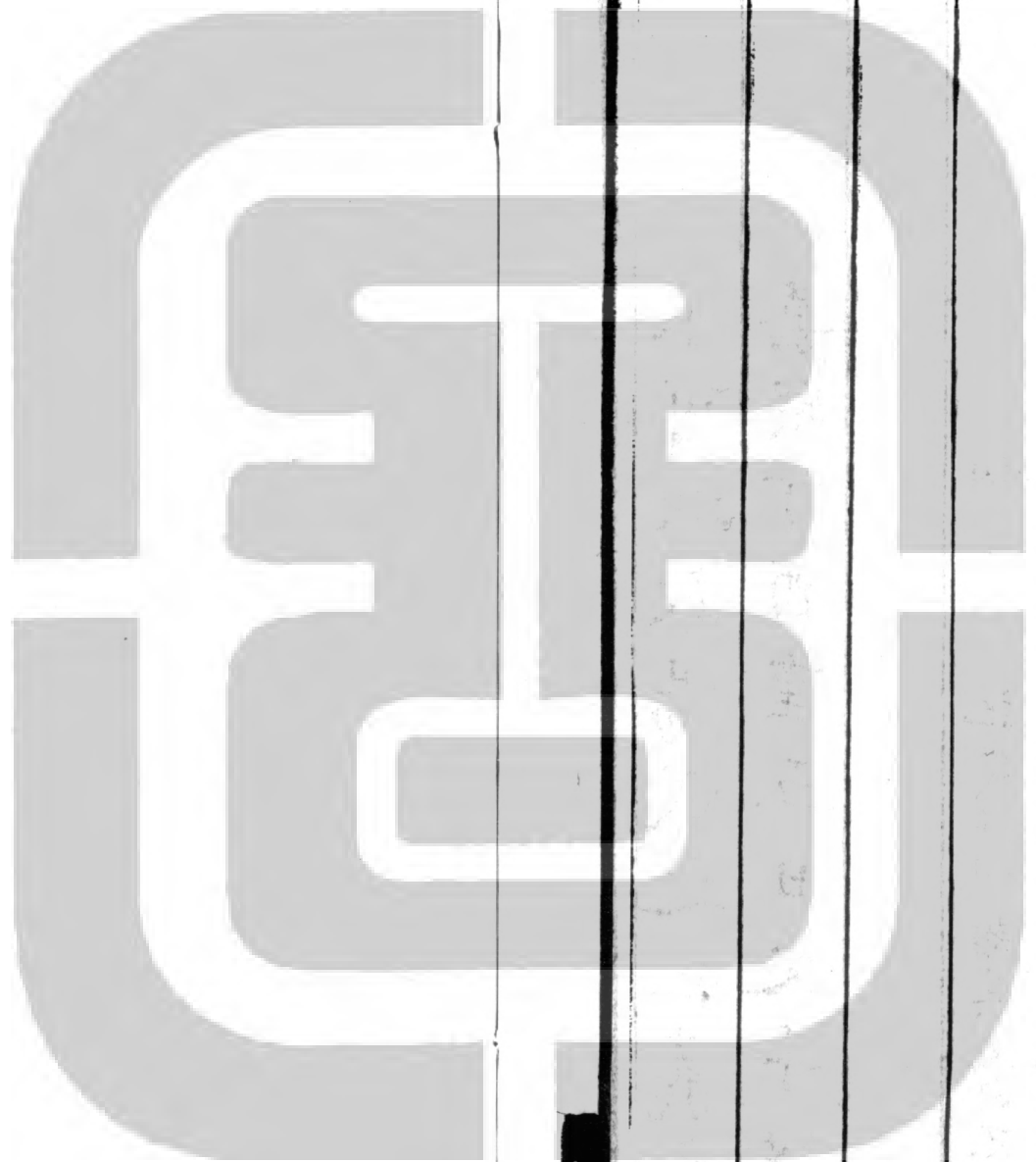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為蜀鑑一編使允任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為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

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
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
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
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
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
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
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
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
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

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貞知言哉
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鋪序整飭記載詳到雖其文句不能如華陽志
之秀拔瞻美而每值郡邑地土必為標註使考
蜀事者不至混漫此則有特長焉嗚呼恭擬
於華陽志可為合之則聯璧矣其又歷唐抵宋
完千三百載上下之事迹為蜀全書美矣夫

明嘉靖間姑蘇吳岫識



Blank vertical columns for text



Page number or mark

Vertical text at the bottom edge

